

11.03

樂清文史資料

第四輯



87

乐清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乐清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组

一九八七年一月

封面题字 马亦钊

乐清文史资料(四)

编 辑 乐 清 县 政 协

文 史 工 作 组

印 刷 乐 清 印 刷 厂

前　　言

本县从戊戌变法以来的重要历史人物，据两年多的调查统计已达百余。这些人物的事迹史料，已发动社会各界知情人士进行撰写，今后将陆续编印出版。本辑先发表洪式闾、张冲两位先生的史料文章，并按他们的出生先后进行编排。

洪式闾（1894—1955），字百容，乐成镇人。留学德国，后又获日本九州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医科大学教授和校长、杭州热带病研究所所长、镇江医学院、浙江医学院、浙江人民卫生实验院院长、台湾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卫生厅厅长等职。他是国际知名的寄生虫学家。他的基础膜染色法和钩虫卵定量计数法为世界各国所采用。他爱国爱民、奖掖后进的高贵品质和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都为医学界和有识之士所推崇，值得后人学习。

张冲（1903—1941）字怀南，后作淮南，茗屿乡堵头人。毕业于哈尔滨法政大学，曾一度游学苏联。历任国民党哈尔滨、天津党务特派员、中央宣传部调查科总干事、电影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中将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国共两党都给予很高的评价。现在，中共中央倡议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在台湾身居中央要职的国民党党员，倘能以张冲先生的爱国先例为榜样，促使国共两党合作，实现十亿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则其功绩足可与张冲先生相媲美。

本辑的史料，来自四条渠道：一是本人的遗作，如洪式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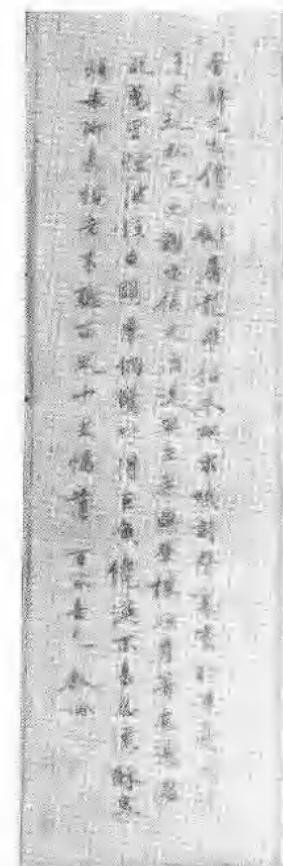
先生的自传诗稿，张冲先生的书札；二是国共党政机关、科研机构、群众团体的文告、悼念文章、挽联等历史文献；三是近几年报章杂志所发表的事迹史料和怀念文章；四是向洪、张两位先生的家属、亲戚、同学、朋友、同事、同僚以及专家学者直接征集来的文章。为了避免同一事迹在多件来稿中出现的雷同现象，我们只得对重复的章节予以删除，望作者见谅！由于我们对洪、张两位先生的生前交游所知有限，故所征集的稿件数量还不能全面地深刻地反映他俩一生的事业，今后还望知情人士继续撰写，随时惠寄！

来稿中有上海复旦大学洪黎民教授写的《怀念我的父亲——洪式闾同志逝世三十周年》一文，已在今年《乐清文物》第六期上先行发表了，张炎同志的遗著《府君张淮南先生行年小谱》和已故文史组副组长赵一同志《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著名人物——张淮南先生》两篇文章，也在今年《温州文史资料》第二辑上先行发表了，为避免同地区刊物的重复刊载，本辑不予以选入，在此一片表示歉意。

编 者

1986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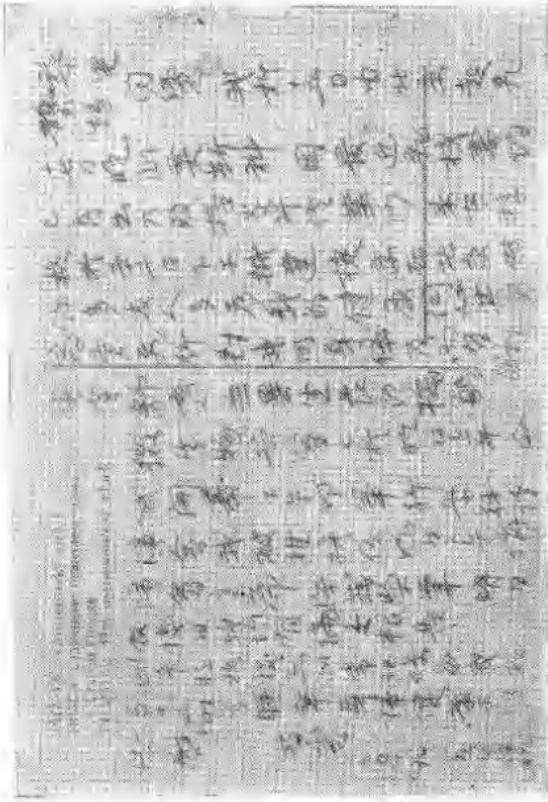
一九五二年一月洪式间
书赠洪怀民侄
(洪怀民供稿)



马叙伦书赠洪式间
手稿 (陈朱虹供稿)

一九五〇年九月张式同自布拉格给儿子洪黎民（现复旦大学教授）、媳妇壁媛（即李升，现华东师大教授）的信

(隨朱鶴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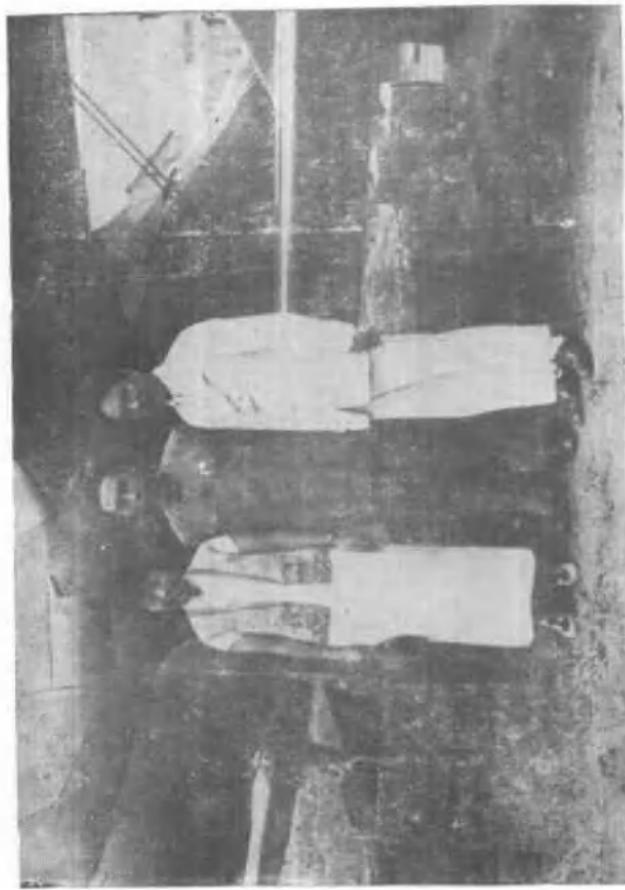




张淮南（1903——1941）

摄于一九三九年，时年三十七

（张俭若供稿）



1941年，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从延安赴重庆，张淮南先生（右）前往重庆机场迎接。图为机场合影。
（张俭若供稿）



薛代办勑

前

尊囑聞於趙開君之情形
系各方查向均無確實之報
告、東北有趙尚志匪係軍人
徇徇現在何處不得而知、此人係愛國
青年、上冲在東北同監獄凡二年、
另有趙侗亦東北有勇軍司令而
趙老太太之兒子也。特復

張淮南

张淮南复薛代办信稿

(张俭若供稿)

目 录

洪式闾先生

自传	洪式闾 (1)
《百容学诗稿》选载	洪式闾 (11)
洪式闾教授出任北京医科大学	
校长前后的回忆	徐诵明口述 陈朱鹤纪录 (13)
科学美景胜西湖	黄树则 (15)
于细微处见精神——缅怀洪式闾教授	徐漱 (17)
怀念洪式闾老师	郑翼宗 (24)
怀念洪式闾教授	李非白 (27)
怀念洪式闾教授	陈超常 (29)
怀念与洪师在北碚的日子里	赵慰先 (31)
洪式闾教授，我的恩师	吴国梁 (33)
怀念洪老师	庞鲤跃 傅增祺 宋从新 刘光月 (37)
忆浙籍著名医学家洪式闾老师	汪赞源 (39)
洪式闾院长与杭州热带病研究所	徐承荫 (41)
缅怀敬爱的洪式闾教授	朱启光 (52)
深切怀念哥哥	洪秀越 (55)
怀念伯父	洪怀民 (57)
洪式闾博士与乐清医院	钱仲旋 冯德雄 (62)
百容先生二三事	徐希霖 郑蔚文 (64)

著名寄生虫学家洪式间教授

在杭州病逝 浙江日报 (66)

省市各界昨日在杭州公祭

洪式间教授 浙江日报 (68)

你的理想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沙文汉 (70)

学习洪百容先生治学精神 王仲侨 (72)

悼念寄生虫学家洪式间教授 屠宝琦 (74)

悼念敬爱的洪院长 陈 过 (77)

从悲恸中抬起头来 徐 阖 (79)

悼敬爱的老师洪式间教授 李非白 (82)

悼念洪式间教授 周海日 (85)

永远的怀念 王培信 (86)

洪院长精神不朽 何景福 (87)

洪院长，我是不会忘记你的 叶良鹤 (88)

痛悼我们亲爱的洪院长 学生会 (89)

悼念洪式间教授
..... 浙江省肺吸虫病治疗研究学术座谈会 (90)

唁电与唁信 全国人大常委会等 (92)

张淮南先生

张冲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经过大事记...张俭若辑录 (99)

家书 张淮南 (103)

张淮南的中小学时代 朱叔华 (111)

纪念张淮南同学 胡景韩 (113)

怀念张怀南先生 朱开来 (116)

我所知道的张淮南先生 黄达德 (118)

忆张淮南先生	张梅谷(122)
张淮南先生遗事——复张俭若同志的信	叶至刚(124)
张冲与军委会顾问事务处	夏仲高(126)
张淮南先生和洪式闾教授交往二三事	洪黎民(137)
张淮南先生二三事	黄希陶(140)
我与张冲一面缘	徐文烈(142)
追忆为国共二次合作奔走的张冲	李 苏(144)
悼张淮南先生	周恩来(148)
敬悼张淮南先生	陈家康(151)
国民政府明令	(15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君事略	(154)
挽联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叶剑英等(156)
挽联	蒋中正(159)
题像	孙 科(160)

自传

洪式闻

我在一八九四年农历三月廿八日出生于浙江乐清县城区开元巷一个地主的家庭。其时祖父母俱在，祖父洪沐淋是一个秀才，祖母邱氏，三代同居，共有田约千亩。上有两伯父，到我四五岁时，我父乃与两伯父分居，分得田约三百亩。以后我父又在城区李宅坦另建新屋。我父洪国垣亦为秀才，嗣补增广生。平日为人富有正义感，轻视财产。在光绪下诏变法及停科举兴学校之后，即热心于教育工作，往往变卖田地修建校舍，其后来受清政府的奖励分发河南“候补知县”，亦以此故。一九三七年四月以肺炎病逝于温州大南医院。我母陈氏先三年以脑出血卒于杭州。我有弟妹二人，弟洪仲侯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亦以脑出血病死于乐清，妹洪秀越现任乐清县妇幼保健所助产士。

一九〇〇年我六岁入私塾，后又转进乐清小学，这是我父亲所创办的。我在幼年时代，颇受我的祖父与父亲所喜爱，除了在学念书之外，并教我朗诵文天祥的《正气歌》、朱柏庐的《家训》与郑板桥的《道情》，由于家长们的鼓励，我从小就养成阅读性理之书，养成了浓厚的封建意识。

一九〇五年春，进入中学，初在温州中学肄业，到第四年时，我的父亲被清政府分发河南省候补，我亦随往，因此转

学到开封客籍中学——后改名中州第一中学。这个学校是河南的官僚子弟学校，我与那时的教师和同学们落落寡合，独为周嵩年先生所关怀。他在当时号称经学大师，非常讲究孔礼教，但他的生活是很严肃的。他对于我后来的影响确是很大。其时我年不过十五六岁，他就教我作文章与著书的方法。这位老先生时年已近七十，家中藏书丰富，他自己的著作也很多。我在他的薰陶之下，又养成我的清高思想，这和我以后轻率从事写作的不正确态度是分不开的。

一九一〇年辛亥革命军兴，我又随父亲回到乐清，次年到杭州进修英文。一九一二年冬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至一九一七年三月毕业。毕业后即留校任病理助教。那时所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医学教育，对于医学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是毫无认识的。其时国文教师马叙伦先生颇器重我，他鼓励我阅读了不少关于性理方面的书籍，这对于我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能站稳民族立场，是不无关系的。

我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肄业期间以及在任助教期间，业余爱读科学名人传记。因此，我很羡慕科学家，尤其是崇拜巴斯德与北里两人，因为他们对于细菌学既有了很大的贡献，而又能以私人力量创办研究所，名震全球，真了不起。后来我曾到过巴黎和东京实地参观了这两个研究所，对于他们之享大名，实有“彼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感慨。此为我后来不顾客观条件与环境，贸然在杭州创办私立杭州热带病研究所的动因。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时，全国呈现一番蓬蓬勃勃的新气象，我尚置身于运动之外。在当时确实不知道此为全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更不知其为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反感于蔡元培“爱国不忘读

书”的论调，结合我本人内在的因素，不懂为谁而学的道理，不敢参加斗争，依然还是我教我的书，抱定不问不闻的态度。回忆当时的鲁迅宁愿抛弃医学，用文学来鼓吹革命，其认识的正确，品德的崇高，富于革命精神，弥觉可敬。

从一九一七年开始，我就编写病理学总论与各论；次年即分担了一部分病理学教课。当时的医专校长汤尔和，他觉得我的写作与教学都还不差，乃于一九二〇年夏用教员原薪派赴德国进修。初在柏林市立病院病理学科专攻病理，发明了“基础膜染色法”，当时颇以为异，各书争相引用，通过巴甫洛夫学说学习后，才知道是完全由于操作中温度变化所致，毫无足异。同时并就研究所得，写成《复形虫赤痢病理解剖学》一文，在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三年分别在德国发表。那时我觉得我国寄生虫病很多，单单研究病理学是不切合实际的，遂转往汉堡热带病研究所专攻寄生虫病学，在一九二三年发表了《动物粪线虫之形态学补遗》一文。

一九二二年三月回国，道经巴黎，参观巴斯德研究所。该所规模宏大，但就其建筑物不整齐一点观察，可寻出其逐步开展的迹象。此点对于我后来在工作中能实事求是，不铺张门面是有很大影响的。

同年五月返抵学校，时校长汤尔和已先一年去职，在“五四”运动以后，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他亦不能不辞职。我与他止于封建师生的关系。在抗日战争开始前一年我正在南通医科，虽曾劝其南来，但不知其是时已与日寇勾结甚深，终至成为汉奸。此后我与他即完全断绝关系。

一九二四年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改称北京医科大学。我以教授兼校长，自知力不胜任，且当时已有决心在学术事业上有所成就，适汉堡热带病研究所致函教育部邀我前往继续未完成的